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惜福卷之九

閬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溫公眞率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餔止用三。山谷五觀自節。徽軒隻雞畱餘。文靖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擇飯不宰牲。以爲酬。匪直存澹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而防貪。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　母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稻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慊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偽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凡生於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節省只守布衣蔬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

貧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即妻室亦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纍貴金銀。亦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顯達。如不知止足。徒。手。軀。殼。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法禮。毀亂性眞。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旁竊笑之。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父之尊嚴。有不賤而惡之。災而禍之者鮮矣。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家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日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唐有淨尼出奇思以盤飣簇成山水每器占輞川圖中一景人人多愛玩至腐臭不食吳越戚里孫承祐者豪侈炫俗用龍腦煎酥製小

樣驪山水竹屈木橋道人物纖悉具備所謂刻氷鏤脂之技以搏人俄頃嗟賞愚矣

荆州衣冠之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武林繁庶人言日用千豬萬米丈二研棰又目西湖爲銷金鍋以其歌舞費日消千金也

永樂甲戌二月　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歎

日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
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
可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飲酒達鳴雞嬌艷芙蓉褥日晡繫裙帶歡樂恨
不足供帳拂雕鞍演妓流觴曲晝夜恁茫茫
籛齡尚嫌促

古人太遠時今人太趨時袖倏小倏大巾倏短

倐高衣帶之濶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笏丼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爲而搢紳學校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設醎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可羨

人百錢費不百錢守包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萬鎰求人苦倍饑寒。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為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推喫菜一介不妄通也。

貝恒為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稭黔

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勑使督造席衆所
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與製器
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
者計工用若干貲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
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
不知省幾千百緡
張戩嘉祐初爲雲巖縣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

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日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巳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巳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非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蔡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

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鰣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戶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

勤儉箴云。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己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眞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麗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饑不愁穀粟。女若攻紡績

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大

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

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愼

勿憚勞碌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宴集歌舞盈前堂帷房於

一簾喧笑徹於內外匪第過侈深恐踰閑濫

觴滋蔓更不忍言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

必致貪得他日居家決不能清白

林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

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晶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晶

耶相對鬨然三非三白可爲絕對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淸苦儉約稱于世子孫一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棊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前日進食使何在乎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於人乎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一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
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見在之祿積自我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
福貽與爾子孫節約嘗使有餘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
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是則必告
之而聚怨病在于增不在于損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入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躐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袒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腳亦使童奴代爲不知閒卻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

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
得幾許物事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
即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謂
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
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
黨居間請託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
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

亦日舉債多難於立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

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虀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

養德淡泊明志清虛鍊神可以養志刻苦自

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畱有餘

于後可以養福

天下生齒日繁即以吾族計之國初始祖僅一

人今男女且萬指相距未三百年巳千倍於曩時然而山川土田如故所產之毛不增于前也而取以供千倍之衆物焉得不盡人焉得不窮況又益之以侈靡以宮室曩樸斲今雕鏤矣以衣服曩疏布今錦綺矣以飲食曩奉賓客多不過六飾今至加籩無算矣共此一物也向一人享之加樽縮焉今千人共之加肩越焉卽神運鬼輸且不能給此取求所

以日急而盜賊所以日繁也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己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受些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節

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荀字便安吾一生于此得力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台舂磨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佞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

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昨非菴日纂三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李翰林昉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方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

稱其長者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逼促規模韓魏公自言其生平未嘗見一不好人可想其浩蕩境界

倪元鎮既卻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

迯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語便俗

晉王藍田與謝無奕以事不相得謝性麤強自往數藍田肆言極罵藍田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

樊伷叛吳主權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足成擒

吳主曰卿何輕之曰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濟往果擒之

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今去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

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隲旌于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自享大案殽膳隲旌惟菜茹旌不能食隲極飱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隲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隲為相而旌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
公當艸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
却埽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
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
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
不蚤識此人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
明年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

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窯觥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爲寶也其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張思叔繹訴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叔慚謝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嘗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賢[illegible][illegible]

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彥曰。忍事敵災星。又曰。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內典曰。忍令有書。嘿定千差。尤㯽括奧妙。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為箸。公曰。暇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菜數枚。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繇也久之始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

嘗未會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會於席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郭子儀擁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求朝廷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不可從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

而親厚之也請君可賀矣

裴行儉初平度支遮匐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怪

神宗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巾帝拂之至地亟曰此飛蟲也

劉莊襄公天和總制三邊時馳健卒取其孫孫

暨一孤任撫于任過華州僕夫偶箠門役役者膚愬守怒弗爲禮封扃其門卽薪米不爲供二孤至饑渴甚令從者竊踰垣乞食素所知家微遯去守隨捉牒公所備陳縱僕虐門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爲守苦夫人甚心憐之未幾守以事謁公家衆跋足側窺計必督過守公乃禮遇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于朝

一士人嘗動氣責人王陽明儆之曰學須反己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掩慝乃惡人嘗態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如何感化得他若能於己用功則惡人自化何動氣之有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生物必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環者艸木必蕃蓋高峻者氣散

難聚。故生生物力薄。囘環者。元氣蓄藏獨多。故生物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畱。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人。其喇急淺露者。必不能容物。作事亦輕易寡成。寬緩深沉者。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舍學者。觀山水之閒。可以進德矣。

唐皇甫湜。恃才傲物。爲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過。求分務東洛。值伊瀍歲歉。俸最。

困悴且甚裴度時保釐洛宅辟爲留守府從事度脩福先寺將致書白居易爲碑湜在座大怒曰近舍湜而遠就居易何也度婉辭謝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所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即請斗酒飲酣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叱使者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値三縑侍中何遇我薄耶度卒如數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

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于錄詩一字諛
訴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其暴戾若此故
雖爲文古雅而舉世薄之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愆儘可優容念古來
極寃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釋迦豢詆調達何況凡夫仲尼見毀叔孫寧論
中士太虛無物隨他把火燒空群小流言任
彼彎弓射影

羊侃南還至漣口遇友張孺才置酒舟中孺才醉後失火延燒侃十餘艘燔金帛不可勝數侃怡然不介意孺才慙懼自逃侃慰使還待之如故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蘇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細觀理亂絕知性躁者之害事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畜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陸郘符郡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郘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餘命剎庫中人服其雅重

當繁迫時使聾聵人値追逐時馳瘦病馬對昏殘燈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

不後事者其才器眞不可及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孪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睽刻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聊試君耳

信自可人必能辨賊

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當以法率下何得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

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取、者○

吳良以淸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羅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是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

餽魚百枚

張莊懿公蓥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傡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衆紿之曰而能奪取尚書藤不龍不得謂而豪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既醒覗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來則雙藤鈌一矣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遣

之。

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淺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僕鄉人不知大加詈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爲家人曰奴哄人此處那得個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宋南野琛為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毀君勑家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墮之呼牧牛見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忍辱撮要云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吾衆齊

舌在口。齒折只爲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個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必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

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
郎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
見矣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
亟還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即悔欲自殺
及得供御如漢王便大喜過望易歡易盈宜
其及矣
劉元城於殺已者鐘聲不聞軒冕棘歷薛敬軒

縛至西市神色自若韓琦聞詩殺我持吾頭去三公顯沛時神閒意定如此卒亦未罹其害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寬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包忌人麄疎執拗及浮躁卽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卽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爲此等人事必不能

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凡有横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横逆增一番器度

潘衡齋公一日乘肩輿出與人偶鬨一狂生狂生逐輿詬罵扺舍入廳毀其椅而去明日學師鬨之挐狂生來請罪先生曰昨雖未曾出

戸也安得有詈罵而毀器者有謝學師送之出

往生羞而欲死

曹公時中隣有悍生脩其先世怨以至書公名於牛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童歸以告公徐日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遂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毎於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脩尺一若爲候者而中

則痛詆極毀伺公出時令人踞上之公不手日候我童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日卽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

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日事茍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成祖一日得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

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

食其祿當任其事獨無一言可乎

光廟年十三歲講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看講

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

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囑內侍

日移銅雙鶴可近前些衆皆歎服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

其惡而勝子賓客爲郡盜逮繫廬江勝自以

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憮服　國朝指揮門達構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戍袁送之如故交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虎曾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之景伯督縣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士大夫立身一敦厚處心和平每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之心可以相測也斯善矣

呂東萊曰有盃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

量有天地之量雨瀑而沼溢酒瀑而危翻踰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危何憂乎千藏之體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丁仲衡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鬨公失竊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竊者死寧亾吾竊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

薦起爲大御史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頗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台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　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蘓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未決御史楊畏論蘓故稽詔令蘓即上馬乞退呂微仲

謂可見上辨之何遽去蘊曰宰相有一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宣仁力罷不從

有人問呂榮公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心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處忿心自消

元祐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忠宣公荅曰大幹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儒帥大服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公貴卑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澟然不可

犯也。

陳鎰。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中矣。

王忠肅召為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恠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部。即調為考功。

張莊懿公鎣巡按東省初到臨淸偶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曰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遲遣出

嘉禾葉春嘗爲府椽後仕至叅議宣德中與太理少卿熊槩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槩痛笞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諸兄當勉某昔在此喫了多少打駡槩大赧

蓋忘業之爲吏也。

張鎣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吏治文書。遲發朝奏。夜半書既就。吏袖拂燭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再書之。坐待怡然。竟賜不罪。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匹頼少年指先生曰。夫夫名爲舍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爲

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謂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隙彼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即以眞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畧無可疑之色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借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洪武遜恭爲諸生時家有徭役謁令君求免不許曰此户易辦其秋武遜舉于鄉令君歌鹿鳴以宴舉者次第行酒至武遜武遜逡巡避席曰別户易辦酒户故難堪也令君媿形于

色同舉薦之後成進士竟卒於武選

凡脾位好處百物通喫得去見天下人可惡可惱處多必其脾位有不受者也我無知無能同于渾沌是謂眞士第一補脾聖藥也

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肖不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氣強盛者蔬糲亦皆甘美否則美者惡甘者苦至於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亦不復能司

於戶矣眞善喻也

宋栗菴纁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訴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蛾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蛾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閑事也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矣緣經常少眼界不寬故學者先開拓胸次

謙古人便是無志不謙今人便是無量

醫書言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華弊政正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致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擾亂者往往而是士君子不得不執其咎也

宋胡肅端重淵涵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韡版而志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然未嘗

色動

魏公潞公俱留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局之兵對如賓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雖

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堯夫疾革程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趙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嘗賜外

容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呂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日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王旦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倒用了印中書

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省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胸中不平輙要鳴胸中有得輙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黄叔度于武后用法湯沸火爇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宇寛洪亦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麐鳳凰虎豹蛇蝎蕃然一並生只如一身清濁並藴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畱清虚便非生理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吃素惱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